

ZHONGGU JINDAI
HANYU CIHUIXUE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

上 编

方一新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

上 编

方一新 著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目 录

上 编

第一章 概说·····	1
第一节 词汇学与汉语史 ·····	2
第二节 中古、近代汉语的提出与汉语史的分期 ·····	6
第三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和词汇学研究的任务、对象及内容 ·····	38
第二章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	53
第一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和语音学·····	54
第二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和语义学·····	60
第三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和语法学·····	64
第四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和文字学·····	71
第五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和训诂学·····	87
第六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和方言学·····	91
第七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和外来词·····	98
第八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和修辞学、语用学 ·····	109
第九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和文献学 ·····	121
第十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和古籍辨伪学 ·····	132

第三章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对象与内容·····	144
第一节 考察词汇演变的规律——共时研究 ·····	145
第二节 考察词义演变的历史轨迹——历时研究 ·····	195
第三节 沟通古今,探寻现代汉语词汇的来源——现实研究·····	212
第四章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作用和意义·····	243
第一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和研读古代白话作品 ·····	244
第二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和大学古文教研 ·····	249
第三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和中学古文教研 ·····	264
第四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和古籍整理 ·····	274
第五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 ·····	295
第五章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语料及类型·····	328
第一节 近代汉语时期的出土文献 ·····	329
第二节 近代汉语时期的传世文献 ·····	344
第三节 近代汉语语料的语言词汇特点 ——以唐宋以来笔记为例·····	385
第六章 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语料及类型·····	400
第一节 言文分离的时代和古白话的产生 ·····	400
第二节 中古汉语的语料特点和价值 ·····	404
第三节 中古时期的出土文献 ·····	407
第四节 中古时期的传世文献 ·····	415
第七章 语料的选择与鉴别·····	432

第一节	如何选择、利用语料	433
第二节	如何鉴别语料	444
第三节	语料鉴别实例	458
第八章	汉魏六朝时期的社会现实与词汇发展	481
第一节	影响词汇发展的外部因素(上):政治、经济、文化	482
第二节	影响词汇发展的外部因素(下):思维交际	498
第三节	中古语言与文化	508
第四节	中古汉语词汇的发展及若干特点	520
第九章	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与词汇发展	564
第一节	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与语言的发展	564
第二节	近代汉语词汇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关系	588
第三节	近代汉语词汇的发展及特点	606
第十章	中古近代汉语新词的构成方式	657
第一节	语音造词	658
第二节	语法造词	662
第三节	修辞造词	713
第十一章	中古近代汉语词义考释法	733
第一节	汉语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734
第二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义考释的先期工作	746
第三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义考释的主体工作(上)	765
第四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义考释的主体工作(下)	795
第五节	从事中古近代汉语词义考释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830

第一章 概 说

明确或比较明确地从汉语史当中划分出近代汉语和中古汉语时期,是汉语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看似悄无声息,却惊天动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以前所说的“古代汉语”,通常就是指上古汉语,也就是以先秦典籍为代表的汉语和历代仿古作品的语言(这样的仿古甚至可以延伸到现当代学者,如章太炎喜以艰涩的文言写作,但这并不代表近代的口语),这是汉语发展史上的一条主线。^① 然而构成现代汉

①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对文言和白话(高氏称之为“俗语”)的关系作过论述,他举例说,说话说到“意”时单用“意”是不合适的,必须把“它”扩大成“意思”,以便和同音字相区别;而在文字上单写一个“意”就足以代表“意思”。并指出:“文言上这种保守主义不但不会引起义意的含糊不清,而且可以得着一种简洁分明的文体;所以中国人在书写上不喜欢采用新的通俗语体;——从孔子的经典一直到了汉代兴盛的博雅文学,完全是用古式简练的文体写出来的;凡是这样愈古的文学,在传统上愈要受人的欢迎和崇拜。自然事实是如此,中国人认定这古式整肃的文辞,是古代名人的作品,而且在‘书写’上,十分简捷和明了,以为这种文辞正是一种‘文雅优美’的语言,和俗语的‘鄙陋’,不值得书写的,恰好相反。所以中国人无论何时,要用文字发表,总继续不断地应用文言,因此在中国地方,就发生了‘文言’和‘俗语’的区别。”(高本汉[1985:43—44])

语口语和白话文来源主体的却是另一条发展主线：汉代以后接近口语的通俗作品的语言（通称古白话），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汉代以迄明末清初接近口语的作品的语言。这方面的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还寥若晨星，近二十多年来却有了长足的发展，表现为学科体系初步确立、研究队伍正在壮大、研究方法渐趋成熟、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本章主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词汇学与汉语史；第二，中古、近代汉语的提出与汉语史的分期；第三，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的任务、对象及内容。

第一节 词汇学与汉语史

词汇和语法、语音并称为语言三要素。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之一，语言独特，词汇浩博，具有极其丰富、生动的表现力。现代词汇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古代词汇主要存在于传世古籍和出土文献中，也部分保留在现代普通话和各地方言里。研究汉语词汇特别是历史词汇，应该重视古代传世及出土的书面文献，也应该重视现代普通话和各地方言。

本节讨论汉语词汇、词汇学，并论及它们与汉语史特别是汉语词汇史的关系，先做“正名”的工作。

一、词汇

词汇是语言学术语，关于它的定义，不少前贤早已论及，例如：斯大林（1950[1964:15]）说：“语言中所有的词构成所谓语言的

词汇。”

张永言(1982:1)指出:“所谓词汇就是语言里的词和词的等价物(如固定词组)的总和。”

《现代汉语词典》“词汇”:“一种语言里所使用的词的总称,如汉语词汇、英语词汇。也指一个人或一部作品所使用的词,如鲁迅的词汇。”(221—222页)

综合起来,我们给词汇下一个定义:词汇是词的总汇,是全体单个词和词组的结合体。词和词组可以组成句子。

二、词汇学

弄清楚了词汇的定义,则词汇学也就“思过半”了。著名学者黄侃(1983:2)指出:“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词汇学,顾名思义,是研究词汇的专门学科。

关于词汇学,学者已有较多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几家观点是:

《现代汉语词典》“词汇学”:“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究语言或一种语言的词汇的组成和历史发展。”(222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词汇学”:“在语文学时期,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曾经与语音学、语法学并列;在现代语言学里,一般认为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是语言学的三个组成部分,而词汇学是语义学的一支,也称词汇语义学。前期词汇学注重分类——历时的词义变异的分类(扩大与缩小,褒义与贬义,抽象与具体,本义与转义等)和共时的功能的分类。现代词汇学着重理论模式的建立,力求把前期词汇学已有的分类放在符号与公式的基础上,提高它的精密性和可验证性,同时也探索前期未曾探索的领域,例如不同语言里词汇的共性成分。”(40页)

[英]戴维·克里斯特尔《现代语言学词典》：“词汇学(lexicology)有时用来指对一种语言词汇的总体研究(包括其历史)。”(205页)

张永言(1982:1)说:“任何语言都有自己的语音系统、词汇和语法构造,语言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在语言学上都有相应的学科来进行研究。词汇学就是其中以词和词汇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

刘叔新(1993:7)说:“词汇学(只就共时的来说)有其自身的复杂任务——研究各种词汇单位的问题和词语类集,研究词汇的范围、规范以及词语的结构组织,揭示词汇的体系性。”

站在今天的学术分类的角度看,词汇学是现代语言学的的一个部门,词汇学不同于训诂学,也不同于语义学。^①汉语词汇学是汉语语言学的分支学科,按照当今学界的一般认识,其下又可分为上古汉语词汇学、中古汉语词汇学、近代汉语词汇学和现代汉语词汇学。

三、汉语历史词汇学与汉语词汇史

这里谈谈汉语历史词汇学与汉语词汇史的关系。

汉语历史词汇学是研究汉语词汇的历史发展的学科,侧重于从方法、理论等宏观的角度对汉语历史词汇进行研究。

“汉语史”既指汉语发展的历史,也指对汉语发展规律(史)进行研究的学科。后者与“汉语历史语言学”性质相近,甚至可以说是“异名而实”。

蒋绍愚(2005:24—26)曾呼吁“建立汉语历史词汇学”,他指

^① 关于词汇学与训诂学、语义学的关系,详见第二章。

出：“汉语历史词汇学，是对汉语词汇的历史发展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它无疑是要在吸取我国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义学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它毕竟还不同于训诂学，因为它主要着眼于一些理论性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对具体词语的考释；它也不同于语义学，因为它不是谈一般的语义问题，而是对汉语词汇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如果这方面的研究做好了，那么，它一方面会对汉语词汇历史发展的描写和研究有帮助；另一方面也会对语义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众所周知，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对象就是古籍文献所载录的词汇。真正的“(汉语)史”的研究，应该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来对这些词汇进行考察，抉发意义，探寻规律。因此，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汉语词汇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做的就是历史词汇学的研究工作，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史研究当然不例外。蒋绍愚所倡导的建立汉语历史词汇学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这对认识这门学科的性质、明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都大有好处。

就汉语词汇学而言，可大致两分：一为现代汉语词汇学，一为古代(上古、中古)和近代汉语词汇学，后者属于历史词汇学的范畴。

现代汉语词汇学，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包括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古代(上古、中古)和近代汉语词汇学，以传世的古代书面文献、出土文献为研究对象。因为科学技术的原因，古时人们说话的材料未能记录下来；^①故与现代汉语词汇学相比，古代、近代

① 高名凯(1948)指出：“说的语言一出口就化为乌有，我们没有法子听古人说古话。”

汉语词汇学少了口语这一环。但正如高名凯(1948)所指出的那样:“中古时代的白话文是依据当时的说话而写下的‘文’,虽然不见得就是当时的白话本身,但却相当地代表那时代的白话。不过因为文言文的尊严的影响,有的地方还掺杂有文言的成分,变成一种不文不白的东西。”“尽管古代的白话文如何的不和当时的说话完全一致,我们却除了这写的记录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的材料可以让我们知道古代语言的实况,所以,拿研究古代白话文的办法去探讨古代的语言不但是可能的(写的语言总相当地代表说的语言),而且是唯一的办法。”(参见高名凯 1948)我们只能主要根据古代文献记录的书面语言来研究汉语的历史词汇,同时尽可能地用现代汉语方言以及亲属语言等加以印证,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舍此之外并无他途。

第二节 中古、近代汉语的提出与汉语史的分期

一、分期问题的提出

何谓“汉语史”?王力(1980:1)指出:“汉语史是关于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科学。”向熹(1993:1)也说:“汉语史就是研究汉语发展规律的历史。”也就是说:“汉语史”是指对汉语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其目的就在于揭示演变的规律。

汉语史的分期问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老问题,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无法回避。就具体的语言描写而言,不解决分期问题当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如果有一个大家公认或基本公认的分期标准和具体分期,则无论对于研究的界定,还是研究的展开,都是有好

处的。

（一）汉语史要否分期

首先应该明确：汉语史要不要分期？古代汉语内部要不要分成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两期？如果要分，中古汉语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

多数学者主张分，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汉语史不需要分期。史存直就是一位。史存直(1989:136—138)说：“对于汉语史要不要分期，目前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应该分期，一种主张不必分期。我个人则不但认为不必分期，甚至积极主张不分期。”史氏不主张分期的最主要理由是：“汉语史上下共有三千多年之久，无论我们把它分为三个时期或四个时期，也无论我们拿什么时候作为两个时期的分界，每个时期至少总有四五百年，语言经过四五百年的发展，我们要想找出它和前一时期的若干差异，总是可以找得出来的。这样，甲可以抓住这一些差异来分期，乙又可以抓住那一些差异来分期，大家没有共同的标准，分期当然也就不会一致。这样的分期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事实上，那些采取分期办法的教材，由于人为地把各项发展一再割断，又一再重新起头，不但使学习者难以看清整个发展过程，而且也使教材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篇幅。”

史先生的话不无道理。但我们认为，汉语史应该分期。分期问题如能解决，标志着汉语史研究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正如王力(1980:32)所指出的那样：“谈历史不能不谈分期。分期的作用，是使历史发展的线索更加分明，是使历史上每一个大关键更加突出，因而使读历史的人们更能深刻地认识历史的面貌。汉语史是属于历史范畴的东西，因此，在历史科学中占着重要位置的分期问

题,对于汉语史来说,也丝毫不能例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不能解决汉语史的科学的分期问题,那就意味着我们对汉语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始终还停留在浮面,我们实际上没有看清楚汉语是怎样发展的。”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面貌的认识在加深,终究会找出大家基本认同的分期标准,比较科学地划分年代。这对于正确描写、研究汉语的发展历史,总结汉语发展的规律,合理安排研究力量以及从事汉语史的教学和科研都有裨益。我们不能因为难于划分就视汉语史分期问题为畏途,把矛盾交给后人,这不可取。

汉语史应该分期这一大的原则确定了,接着就是确定分期的标准,划分具体的起讫期限。

蒋绍愚(1994:5)在谈到近代汉语的上下限时曾说:“什么时候汉语中出现了较多古代汉语所无、现代汉语所有的语法、语音、词汇的新要素,这就是近代汉语的上限。什么时候汉语的语法、语音、词汇系统开始变得和现代汉语基本一致了,这就是近代汉语的下限。”

蒋先生的话虽是针对近代汉语分期而言的,但其原则也完全适用于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论证从何时开始,汉语三要素具备了和上古汉语明显的差别,就可视为是中古汉语的开始;从何时开始,汉语三要素接近了近代汉语,这就是中古汉语的终结。

(二) 汉语史分期的原则

其次要确定分期的原则。在划分汉语史的分期时,通常都首先考虑语音和语法要素。王力(1980:34)说:“从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来看,是哪一方面的大转变可以认为语言发展的关键呢?

我们认为应该以语法作为主要的根据。”《汉语史稿》把汉语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并概括了各期的特点,这些特点都是语法或语音方面的。魏培泉(2000)提出:“汉语史分期要兼顾语音和语法。”两位先生都没有提到词汇。

我们认为,在讨论汉语史分期问题时首先考虑语法、语音要素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在语言三要素当中,词汇的变化最快,也最活跃;相比较而言,语法、语音则较为稳定。只有当语法、语音也起了质的变化,产生了许多不同于前代的特征时,才可以说语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词汇这一重要的语言要素,只有兼顾了语音、语法和词汇,我们的论证才能更加严密,更能让人信服。胡竹安(1983:73)曾批评纯粹根据语音或语法标志给汉语史分期的方法,指出:“‘词汇-词义’是语言(特别是口语)的最活跃的要素,当一个历史时期中相当数量的基本词和常用词词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时,说它和语言的‘质变’(分期的最终根据)没有什么关系,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古白话是用以记录古代口语的书面语,它的‘词汇-词义’的面貌决定了它的性质,丢掉或忽视这个主要标准,古白话不成为古白话,分期云云还能有什么说服力呢?”

由于在客观上词汇的数量大,系统性差,较难梳理和概括,因此,在语言三要素中,词汇要素是最难把握的一个,这也就是学者不把它当作分期标准的原因。^①但这不等于说,词汇要素在划分汉语史分期方面无能为力,可以忽略不计。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汉语历

① 词汇要素之所以不出现在分期的标准里,跟确定词汇标准十分困难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毋庸讳言。

史词汇的神秘面纱将被揭开,词汇的系统性将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二、近代汉语与汉语史分期

(一) 什么是“近代汉语”

“近代汉语”这一专门术语在语言学界流行开来也就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通行的辞书如《现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等都没有收入。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汉语”的“近代”和“近代史”的“近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①“近代汉语”并不等于“近代史时期的汉语”,而是指从晚唐五代至清初用接近口语的语言写就的作品中的汉语,“近代汉语”是语言学上的范畴,不是历史学上的范畴。

(二) 近代汉语的提出及划分理由

近代汉语是汉语史的一个分支学科,“近代汉语”阶段的提出并最终确立,是汉语史分期问题上的一场革命。

所谓“汉语史”,通俗一点说,就是汉语发展的历史以及对其所作的研究,^②前者习惯上也称之为“古代汉语”。^③在教育部以往公布的学科门类中,“汉语史”属于“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④通常,人们印象中的“古代汉语”跨度很大,如王力主编

① 《现代汉语词典》“近代”条:“①过去距离现代较近的时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 19 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之间的时期。”第 5 版 713 页,商务印书馆,2005。

② 汉语的历史,应该包括汉语的过去和现状,但人们习惯上把“汉语史”看作是研究古代语言的,现代汉语并不包括在内。

③ 严格地说,“汉语史”和“古代汉语”是有区别的,“汉语史”是学科的概念,指“关于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科学”(王力《汉语史稿·绪论》);而“古代汉语”则是课程的概念,指高等院校中文系和相关系科开设的学习“古代汉族人民的语言”的基础课程。

④ 在国家技术监督局于 1992 年 11 月 1 日发布的“学科代码(国标)”中,“汉语史”属于“语言学”这个大门类下的三级学科,即语言学(740)—汉语研究(740.40)—汉语史(740.4055)。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才把现代汉语、汉语史、汉字学三个二级学科合并为“汉语言文字学”一个二级学科。

的《古代汉语》所选录的作品从先秦的《左传》一直到元代杂剧《西厢记》。在《古代汉语·绪论》里,编者对“古代汉语”的定义是:“古代汉语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大致说来它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言;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古白话。根据本课程的目的任务,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前者。”在早期的一些研究汉语通史的著作中,虽然已有对汉语的分期的论述,如太田辰夫、王力等;而且王力还于1954年就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汉语史”这门课程,编撰了《汉语史稿》,这为“汉语史”研究最终形成一个学科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但就一般人的根深蒂固的看法而言,“现代汉语”以前的汉语都是“古代汉语”,谈汉语的历史就是谈“古代汉语”,形成了“古代汉语”包打天下的局面。

从历史上看,历代训诂学家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先秦两汉,即高文典册的雅诂旧义上,而对于唐宋以后的口语以及用这种语言写成的作品往往不屑一顾。传统语言学兴旺发达的清代乾嘉时期是这样,清代末民国初年以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是如此。日本学者青木正儿(1982)曾说过:“古书的训诂,我们能够浴于清代学者的余泽中,是很幸运的。然至近世俗语文学之训诂,则还在赤贫如洗的状态。”我国学者早就有过类似的论述,如黎锦熙(1927)曾指出:“五代北宋之词,金元之北曲,明清之白话小说,均系运用当时当地之活语言而创制之新文学作品,只因向来视为文人余事,音释阙如。语词、句法,今多不解。近来青年读物,既多取材于此,训诂不明,何从欣赏?一查字书,则绝不提及;欲加注释,则考证无从。故宜各就专书,分别归纳,随事旁证,得其确诂,以阐妙文,以

惠学子。”吕叔湘(1961)也说:“汉语史研究中最薄的部分应该说是语汇的研究。个别词语的考释,古代和现代学者都做了不少,但是在全部汉语语汇中所占比例仍然是很微小的。”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古代白话词汇历来是汉语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正是由于以往学者“音释阙如”“绝不提及”,才发轫了近代汉语研究。

只要接触过唐宋以来的白话作品就知道,古白话和文言的区别非常大。王梵志诗、寒山拾得诗不同于唐代文人诗,敦煌变文、禅宗语录不同于唐宋八大家散文,至于元曲、明代白话小说则和仿古作品的区别更加明显,把两种不同主线、特点的语言捏合在一起,用文言来代表或取代白话,并不妥当。

大约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陆续有学者提到“近代汉语”这一概念,^①并开始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近代汉语的语音、语法和词汇。语音研究始于30年代,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赵荫棠的《中原音韵研究》以及40年代陆志韦关于近代汉语语音的系列论文都是这一领域的开路先锋,功不可没。语法研究始于吕叔湘,他在40年代撰写的系列研究论文开了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海外学者中,日本的太田辰夫也是近代汉语研究的先驱,他的现代汉语、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有很高的成就。词汇研究始于徐嘉瑞和张相,他们都从40年代开始了对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其中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成就尤为突出,影响极其深远。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吕叔湘大力呼吁加强近代汉语的研究,

① 学者们或称“近代汉语”,或称“近古汉语”,或称“近世汉语”,所指称的大多是唐宋元明清时期,故本文统称为“近代汉语”,不再细分。